

天
香
閣
隨
筆

天香閣隨筆卷二

江陰 李介 介立撰

有姚姓者曾隸黃將軍得功麾下云左兵東下將軍師
太平扼之前鋒爲左所敗得功怒呼酒飲三椀一馬直
奔左營時左兵勝還方解甲坐臥望見一騎殊不在意
得功蹣入營門大呼黃闖子來皆大驚搶攘後騎亦至
遂大破之憶前歲遇一棒師徽人自云曾客左軍中因
言左兵掠子女玉帛滿舟中其將領皆方巾大袖雍容
養威重聞敵先股戰甚有以金錢倩予代行者其言如

此此豈黃將軍敵耶將軍葬太平城外

左兵之東下也以太子爲名馬賊懼甚急移諸將西堵之時豫王已下河南使其時得一威望重臣宣慰軍中責以社稷大義把夢庚衣聲淚俱發未必不回犯上之師爲勤王之舉譬如人家盜已進門而家人猶爭鬪不解無怪乎其竟入堂闔也

豫王渡河兵不滿萬合許定國軍聲大振先是定國殺高傑妻邢氏請于史閣部必報其讎定國懼乃納款口口請兵南下而已爲鄉導時攝政王初定北都南下

之意未決得定國乃決策下豫王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定國一人故也

攝政王分遣肅王入蜀豫王下江南兵既渡河闢將黑劉自太行攻圍懷慶其鋒甚銳懷慶肘太行踵黃河爲南北要道懷慶守將戰死衛輝祖總兵馳入代守黑劉百計進攻月餘不能下乃退走

魯監國在紹興以錢塘江爲邊界聞守邊諸將日置酒唱戲歌吹聲連百餘里後丙申入秦一紹興婁姓者同行因言日子邑有魯先王故長史包某聞王來畏有所

費匿不見後王知而召之因議張樂設飲啓王與各官
臨其家王曰將而費吾爲爾設乃上百金于王王曰百
官宴於廷出優人歌妓以侑酒其妃亦隔簾開宴予與
長史親也混其家人得人見王平巾小袖顧盼輕溜酒
酣歌緊王鼓頤張脣手箸擊座與歌板相應已而投箸
起入簾擁妃坐笑語雜沓聲聞簾外外人咸目射簾內
須臾三出三人更闌燭換冠履交錯僬僬而舞官人優
人幾幾不能辨矣卽此觀之王之調弄聲色君臣兒戲
又何怪諸將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敗非不幸也丁戊

戈游山陰登西施山戲占一絕曰魯國君臣燕雀娛共
言嘗膽事全無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肯送吳言
戲而意則苦矣

順治十六年己亥六月朔鄭國姓舟師蔽江上艨艟鬪
艦不下二三千直抵京口京口自張名振破後備禦頗
嚴橫江架木起戰樓設大銃費數十萬盡爲國姓所焚
乘勝營金蒜二山二十二日口口口口口口下濶城留
周姓者守其地遂至金陵圍之分舟師上安慶口口口
口口口口七月二十三日城中覘其無備舉火焚其舟

分門出死士薄之水陸營皆亂一潰竟下掠鎮江居民
揚帆下海去時傳聞金陵已破予獨決其不然頗爲諸
友訕笑後問余何以知之予曰已定于七年前矣名振
之詩不云乎遙望孝陵應有感會將大纛抵龍津龍津
南京龍江關也彼至京口而不能至龍津今至其地則
其言驗矣金陵安能破也一時題詠遂成詩讖予之此
言謾爲不知者答耳其實予別有見也

貝勒軍下閩鄭芝龍壁于險使人暗約貝勒請以閩封
已而開險納大軍貝勒僞許之誘執至京國姓走下海

六年圍漳州衆十數萬漳州韓守將徐州人明末募徐州長鎗手三千征流賊韓數有功至是衆寡不敵嬰城而守以徐待救兵總督張存仁救至城中已絕糧數月餘矣救兵不滿三千城中亦有千人內外合擊國姓數十萬衆皆披靡大敗八年復圍福州半年大兵至復敗去閩人懦衆數萬雖多不能堵立見敵皆走安能戰國姓乃以古兵法教練士卒十三年攻掠溫台□□□□□□□□□□會台州守將馬信與兵巡道有隙捲衆歸國姓國姓遂大舉深入十六年六月兵至京口先

攻下譚家洲斷其截江纜索時大兵雲集京口堵兵登
岸國姓駐師江中作欲登勢大兵日夜提防溽暑人衆
斂民家飯以給軍軍士纔欲下馬息甲江中戰鼓起又
倉皇上植立苛日中飢罷中暑人馬皆病二十二日國
姓整衆上□□□□□□國姓分兵營蒜山明日□□□
□□□□□□□□□□□□□□□□管提督西
走蔣撫院東奔有某同知者素爲鎮民所信服一騎馳
至城下呼城上人曰吾舊同知某也來活汝一城人城
上人未信免胄示之面鎮江遂下漕院兵至瓜州又爲

國姓所敗脫亡無幾并下瓜州于是留周都督守鎮江而大軍西上周爲小將戰於瓜州譚家洲皆先登陷陳足中矢不顧由是拔爲大將委以要地國姓兵至金陵三戰三勝爲久困計連結十三營城中危迫日夜催調各路兵而國姓以京城在握不煩攻擊自下會軍中有得罪者暗縋入城告以某處營虛某日卸甲制臺定計乃遣人日操小舟載酒肉爲村民穿舟師而市七月二十三日乃分遣管大人焚其舟而東西出兵分擊其首尾戰酣潛開神策儀鳳門擣其中堅蘇松總兵梁化鳳

關西人以武進士起家知兵善戰諸軍戰久皆退梁將
軍敗退矣望見火起知國姓兵有變復進戰不休先是
梁將軍從蘇松來營于城東不知制臺計也制臺亦不
告以故俾其一營爲餌牽制于東故西得成功焉國姓
兵大敗走八十里始及舟而免斬其將三十餘員甘余
二大都督國姓所倚皆被擒國姓遂收兵趨鎮江合周
將軍兵慟哭下海去

偶閱常州府志見宜興玉女潭下載東坡調水符詩不
覺失笑此詩乃東坡官鳳翔時遊終南山玉女洞所作

讀其遊南山諸詩自見志爲唐公鶴徵與吳巒治諸名
公所修何憤憤也宜興志于蜀山下載徐賁隱于此賁
所隱居者湖州之蜀山非宜興也循其名而不考其實
修志者往往若此

熊廷弼督三吳學以威嚴御士士皆凜凜公見童生願
考者不必待府縣試叩門而入文理通者卽時送學否
必痛責之每閱文至佳處連舉數大觥或拔劍起舞先
是無錫鄒愚谷校文三楚曾責公數十公至首謁愚谷
謝曰不是老師三十板焉有今日

永平道張公春口口十年不剃髮不改冠服始終不屈
某王善待之時遣使餽食公曰此吾口口土地所產之
食也吾當食每箕踞慢罵左右不能忍愆怒某王殺之
某王終不殺病且死上書某王勸以口口口口口口
口以順天意嗚呼公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或曰監軍道
吳春

江西金王之變操兵而赴者日以千計不旬月衆至數
十萬南昌城中街巷皆滿家有數人時李虎子攻掠東
粵金聲桓欲開贛州以通聲氣會守將不從命乃率兵

派流往攻之贛州天險不能下聞譚將軍兵渡鄱陽乃
逼初戰銳甚口口口將具舟宵遁再戰金王大敗譚將
軍知其糧少援絕乃結長圍以持久計困之城中百萬
之衆皆餓死

王陽明提督南贛軍務會勘事福建至豐城甯王變作
豐城令顧泌奔告陽明乃返舟吉安馳檄會兵予以爲
此飾詞也勘事福建取道汀州不過十驛若下贛江過
蠡湖遡盱江或遡上饒江過嶺下建江迂曲數千里若
云順道杭州省親不應先私後公此必陽明往賀甯王

生辰適有天幸不遇其禍故爲此以自諱耳究竟大丈夫處世磊磊落落甯王未反則爲國藩理當賀旣反則爲國賊理當討各不相妨諱之適彰私見之未融也

予邑戚伯屏勲崇禎朝中書舍人閏六月初大兵將至公亟令妻子出城人勸公并出曰吾爲王臣義當死不去及城破公書壁云不敢效古人之忠貞但願冠帶見先人于地下書畢舉火自焚死口口燬獨所書壁巍然峙立墨汁淋漓書法遒勁如平時

平西王次妃陳氏名元武進奔牛人父好歌曲傾貲招

善歌者與居家常十數人日夜謳歌不輟以此破其家
由是謳者不來家居無聊有一子甚戇顧其女倩而慧
恆教之歌蓋以自樂也父死失身爲妓予邑金衢道貢
二山之子若甫往金華省父道出潁關見之悅輸三百
金贖之歸室人不容二山見之曰此貴人縱之去不責
贖金田皇親覓女優於姑蘇得元歌舞冠一部平西旣
破闖賊入京都宴於皇親家出女樂侑酒時平西入關
討賊苦形勞神必報君父讎以五千兵破賊數十萬于
永平連戰至都邑疲敝數月矣至是賊走復始解甲歡

飲有一夕之樂見元豔甚而音歌又精獨數數顧視元及元捧觴爲壽平西前平西連舉數大觥是夜皇親送元平西軍中會平西鎮滇中正妃質于都元獨從平西寵之專房元有數智得家人心皆畏而愛之事事如正妃平西移檄江南爲訪其母兄撫按下之武進榜于通衢旬日其兄慙而村居不知也其親戚知之奔以告其兄不敢認細察檄中姓名居址果其妹也遂巡久之爲衆人憇憇乃敢自言于官官發人夫傳而去元聞母兄至擁侍女百餘騎出郭來迎其母髦年見口裝飛騎至

從之二姪如其言往告妃猶不許二姪曰今者王同于
騎出若不許見使王何以面將士妃悟乃傳令啓扉
與平西會元由是另居一室牖通飲食平西至呼之亦
不見

夏孝廉口口子某尹解元澹如子某同往虞山謁錢牧
齋刺入牧齋以通家年姪故命家人具飯出見首問席
帽山人二人愕然相視不知所謂及別去家人請帖往
邀牧齋笑曰席帽山人尙不知且省却一席飯

順治七年庚寅秋萊州總兵海時行反率衆南下總漕

沈文奎拒之於河賊不能渡循河西走文奎亦循河應之北直總督馬文輝日夜調兵自大名逐賊至永城兩軍合初戰賊銳甚兩軍不能當督臺急自披甲臨陣斬退走將于是諸軍復進殊死戰賊窘大呼請降有高兵備者單騎馳至賊旗下受其降蓋十月二日也時祖公星岳改調睢陳兵備歸永其所轄也行至商水聞賊將入境留家屬於商城兼程抵永而賊已敗矣督臺獎其壯勇明晨會衆官于堂上召永城令楊祖南數之將以軍法從事祖南關中人以甲科令永賊去城七十里與

大兵遇戰十數合砲聲震天而祖南偵探不設城守不備夜半督臺叩城門而入祖南猶不知直至堂上祖南乃起督臺追賊墮河衣甲淋漓急需公館祖南乃引督臺遍民家問寓督臺恚曰此無學官乎乃館之明倫堂由是大怒并罪及歸守王登進諸人悚懼皆無敢爲二人言者祖公獨婉轉解救督臺怒釋乃舍登進而薄疏祖南祖南得削職去時行之未反也河南人張明宇流寓儀真賣烟糊口有男子過曰好大漢乃如此終身乎須富貴可隨我往明宇隨至江邊登巨艇見所謂某伯

楊鯤者給以總兵劄付令往河南鼓衆起兵期以十月朔明宇至歸德聚黨百餘矣有老嫗于棉花田中拾一帑持以示人乃永厯扎付也首之官將密捕之其黨有桑生者獨與父居訓蒙精大六壬數夜過明宇曰事敗矣君與我俱去遲則禍至明宇請待明晨桑生乃棄父獨遁夜半捕至擒明宇黨羽皆獲桑生之父亦不免焉丙戌漢中鎮將賀珍起兵恢復武天定舉鞏昌應之合兵圍省城十八日後敗走天定奔歸永厯

大同總兵姜襄反榆林王副將永強偕高名顯乘勢起

兵席捲南下所至迎降皆改官易冠帶竟趨省會至富平卒遇平西大軍出不意一戰大敗追至延安圍名顯于吳堡縣三年始克

甘肅徇人反勢甚猖獗數千里響應兵抵鞏昌矣大兵至戰敗追至鎮城竭力守禦有麻將軍者驍悍披三重甲先登遂克其城

丙戌七年內陝西三大變聲勢猖甚兼南北兩山壁險觀變者尙多陝西提督口口傅將軍口口口口口口以簡靜鎮物故秦人雖狡悍經三大變而本不搖各省口

將軍或三四年一易傅將軍十餘年矣

黃子明訪予綺山精舍留詩僧壁予歸過訪亦不遇復
緘詩寄予前詩云閒步山前意悄然野花如綺似當年
千層石黛奇堪繪百尺松鱗勢欲騫樵笠遮頭衝細雨
佛燈分火試新泉我來君往空惆悵夜話何時一榻連
後詩云蘭若幽閒到處家相思遙望綺山霞題名但見
芻蒲葉會面真同優鉢花知有新詩供獨賞不將奇策
向人誇何當就爾談終夕細指山陬與水涯子明少擁
萬金頃以族難貧釜塵瓶罄幾于露處呼租吏日夜叩

門不絕而吟咏自如父子唱和其堅忍有古人所不能及也

湯伯蕃入山訪予道得一律云立春登峻嶺俯視大江開僧杖穿松出樵歌過隴來笠低雲氣合屐厲鶴雛猜怪道山中暖溪邊先有梅

祖大壽祖墓在寧遠每夜有白氣二道起墓上光燭天白兵象也故出將大壽之父爲遼東副總兵驍悍口口口口因名祖鶴鷹言其勇而捷也功爲李成梁所抑不得大拜今一門四固山公外甥王卽吳平西也餘總

兵督撫以下共數十人富貴之盛中朝無比嘻盛矣哉
予觀牧齋少陵詩箋如寄韓諫議太子舍人張遺織成
緡段深嘆其好學深思能得古人心肺于語言之外至
塞蘆子一首未嘗不笑其謬也蓋五城者三受降城定
遠彌娥二城在朔方管內卽今之寧夏河套一帶張說
爲朔方軍節度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馬卽其地也蘆子
關在今安塞縣北一百七十里河套內與靈武東西徑
直若出太原旁塞西行渡河據蘆子爲中頓進薄靈武
不十日可至二嶠函谷界長安洛陽兩京間爲往來必

由之道時肅宗卽位靈武收兵東向進屯長安西刻期收復而祿山僭號洛陽思明秀巖攻取兩河我攻長安賊必自洛陽來救行在必慮其從崤函正道而來而不
知由閒道走朔方出諸軍後雖不救長安而長安自解何有於崤函哉兵法守其所不攻攻其所不守所謂不
意之師行無人之地襲其空虛傾其本根者賊計狡未必不出此故公慮之尤深也當賊克京城隴右騷動吐蕃
生心自景仙破賊克扶風而守之而後秦隴安堵靈武藉以南蔽扼蘆關以抗思明秀巖卽如守扶風以制

山賊與昆夷也此引之以證蘆子之要害當塞耳賊犯我必兼行捷取攻我無備我防賊亦當見可而進事在不疑故曰疾驅故曰速如鬼詩意甚明而解者說夢由不辨方隅不知道理不明時勢不諳兵機也

網巾之初興也以髮結就上有總繩拴緊名曰一統山

河

或名一統天和

至末年皆以結髮淺不過二寸名曰懶收網

興亡已徵于此矣是亦服妖也

甲辰北門外有王姓者一子年十二熟睡數日及醒陡長二尺巍然如巨人兼有大力以手指運磨如飛乙巳

祝塘孔氏女嫁王姓者不半載月經不斷忽產小人一
雙長五六寸許手頸互鉤如世所畫和合以五行志
之小而變大草莽中必有崛起者兩兩鉤連必有盜賊
比附而起者此皆所謂人妖也

江邑顧赤文幼業制藝略能涉筆馮令士仁政不善有
投匿名書者歷詆其疵疑爲赤文夜半點卓卒百人圍
其室搜獲之竟逸去時張公國維爲巡撫僞爲同年子
上謁赤文碧眼黃須善爲儀觀談吐雋雅張公不之疑
晉接甚殷遂買巨室于蘇郡中陳設古彝鼎玩具書籍

滿架虎邱設樓船作伎樂與諸大老日事游宴時一回
家青油轎傘行李充途邑人目之而莫敢誰何也有一
弟善走能日行三百里專刺取人事一弟善篆刻圖章
自京畿貴人外至司道以及鄉紳印纍纍列左右其僞
書遍行郡邑不專藉張撫院也兵學兩憲駐節江城公
文往來者先投至顧宅凡私啓文書者用燒酒微漬待
其墳起赤文則手裂之閱畢換封箝付之去若私書然
其膽潑無忌如此大兵渡江黃將軍飛走太湖赤文從
之敗於吳江脫歸冒錫邑已故顧紳名見土撫院土奇

之薦于洪制臺洪亦奇之上疏稱其才堪一面請以沿江監軍道授之命下自江寧發至錫邑怒驛丞之見緩也責而數之丞懼求援於顧孝廉某某廉得其偽見撫院言狀時敕書已下撫院所竟以奸人論置之法

山西馮皋疆以進士令子邑三年明察精勤人不能欺可方明之岑之豹之豹廣西人徭種以春秋中進士魏黨周應秋子中于其房先是應秋令其子拜于門下其妻力諫時魏勢張甚不聽後魏收岑竟以此削籍皋疆入丁酉鄉簾老吏沈某爲富人趙通節緩頰再三皋疆

遲迴上科事懼不敢應上科科場事發房考皆要斬者也吏才如岑馮而勢利所在不能自主如此

乙卯郡城南門外數里村民場上地裂出血流成溝滄城中于某夜合城盡聞鬼哭

甲辰秋冬日旁有數小日每當日之出沒跳躍于日之左右而日上有一日摩蕩不止或云有小日數百

丙午由里山前居民王姓者妻產一子猴頭鷹腳丁未王塘民家產一子兩頭四手四足

順治四年丁亥常郡五邑同日起兵口口武進白土地

方聚衆數萬五鼓薄郡北城放火燒門夏府公同黃同
知馳至門將破矣夏領家丁數十騎開門殺出黃止之
夏曰彼衆盛天明則其勢成矣此時不辨我多寡可破
也遂衝過弔橋數萬衆皆散走夏遶人生長邊方久更
兵難故知兵如此

二老坐談今古事水邊疎樹好風來悠然同眺吟情遠
山半白雲合復開塵垢何曾累耳根蓬頭赤脚玩乾坤
箇中撥動真消息散作雲烟自吐吞此吾邑大酉山人
題畫詩也萬厯閒吾邑有滄洲詩社中如許伯清張

繡吾鄧濟川皆有文有行而西望品致尤高山人詩有
數卷亂後無從訪覓惟有隨見隨錄庶夜光之珠不全
擲泥沙也

徐仲昭先生諱遵湯晚號十借居士攻古文詞頗得曾
王之妙遇人恂恂若不能出諸口下筆則滾滾數千言
風馳浪湧若古人所謂成誦在心借書於手矣詩尤高
雅錢牧齋極雅重之比于國初之王原吉與張帖望育
葵同筆硯交好丁卯鄉闈兩人適同號帖望書義三篇
頗得意而經義不稱仲昭授以經義四稿曰請成子因

擲卷出岫望遂以經魁名世而仲昭僅晚得拔貢未授
職而國變又十餘年而卒有詩文數千首手自刪寫付
其甥曰吾無力壽之梓有借抄者汝則與之沒後闕不
示人將掩爲已有若郭象之于向秀也仲昭有族兄爲
僧號牧其才與仲昭相頡頏親侍密雲爲其書記後仲
昭數年卒其徒遠去無從覓其稿庚戌秋日得仲昭山
中三字韻詩十七首于鄰僧備錄于此

占得山中第一龕軒窗面面俯烟嵐廣陵散絕冰弦七
款乃歌傳水調三盡日跣趺雙足逸有時詩口一肩擔

漁郎欲問桃源路萬樹琪花是指南

脫帽披襟嘯翠嵐孫登柳下兩何慚酌泉松際神俱朗
枕石山頭夢亦甘但放不須名第五能癡何必絕成三
牧童漁父來山徑暫拉風前佐塵談

一几清風書數函支頤無語對山南才窮暫覺新情少
興至還將舊句參研底九州曾履八馬頭五岳已過三
太湖萬頃杯前瀉好挾扁舟問遠嵐

烟塵漠漠草毵毵新綠殘紅自戰酣莫嘆生年不滿百
祇憐春事已過三花飛滿徑成丹碧柳色連天浸蔚藍

偶一卷簾輕燕入若爲王謝語呢喃

朱闌白板接精藍花雨長飛貝葉函鹿苑千門歸不二
虎溪一笑偶成三法身自合隨緣見火宅還應作偈參
謾道綵豪妨白業須知魯叟亦瞿曇

披裘帶索筭攜柑牛馬隨呼鷹自甘非陸非舟甯可二
爲嵇爲阮亦堪三鑿坏遁去今何敢挾筴游來舊已諳
多是忘機無繫著白鷗黃鶴盡交參

坐擁烟霞啓石函騷壇法苑各分參鳳衰不礙苞成九
龍臥何須顧者三寂寞自憐揚執戟風流偏喜杜征南

醒來多少塵勞夢，斟得山泉似醴甘。

蒼茫斗氣劍光涵，秉燭宵遊不厭酣。吐出英談頻捫蝨，拈來險韻似抽簪。莫云歲事多陽九，且任時情自暮三。明月闌干長徙倚，銀河如練落寒潭。

唾壺缺盡氣難含，摧折雄心鬢髮鬖。旗鼓代興難借一，文章鼎立且分三。中原久矣推江左，斯世何人繫斗南。咄咄書空聊鷄息，虛懸蓬矢號爲男。

變幻風雲在立談，漢陰抱甕我能甘。愁看西子顰爲態，愛殺南宮拜亦慙。名讓後來推第一，品齊下乘自居三。

山村故事須粧點野草汀花滿鬢簪

天高晴影散層巒水石清芬似出藍祇任陰陽分甲乙
莫從前後問庚三注爲泉竇猶嫌聒移向糟邱不耐酣
忽憶長安車馬客春來多少望江南

大地山河在一龕須彌芥子不須參營分星斗文成五
蠹食神仙字有三閒處翻添閒事冗苦來祇覺苦吟甘
題詩幾度勞相憶風雨牀頭孰對談

且喜生來免負擔草衣木實淡能堪有文難送韓窮五
是璞曾經楚荆三越水吳山容短缺方言鳥語入叢談

花開花落尋常事
阮北何須笑阮南

百花深處百花潭
齊著東風草木酣
琴咽水聲還五五
屏移峯影自三三
輕肥隊裏歡如沸
粉黛叢中態若憨
笑我芒鞋無地駐
好窮雲逕叩松菴

有客攜尊駐短驂
薇香笋嫩好分甘
行藏未許時人識
風月偏宜我輩談
縱飲莫辭杯罰百
感時亦復鼓搥三
乍聽同學春飛捷
不覺悲歌拂劍鐔

花間臺榭竹閒龕
百折逶迤放客參
平樂按歌權甲帳
黑口移石動丁男
傍潮拈出芙蓉九
觸地能口島嶼三

落拓無錢難買宅借山還作住山談

元駒白鳥智光涵嶽瀆分條在一龕但向懽場蠲害馬
莫從去婦問遺簪懶人自有難堪七大業何知不朽三
烽燧九邊連九野樂郊謾說是江南

趙世顛沙河道中詩云靡蕪山下路楊柳水邊村馬足
衝泥滑雞聲帶雨喧野童蓑當被草屋蓆爲門忽覩汗
尊飲猶思古俗存

穰安府城西北有山須水注之有司馬溫公讀書臺其
下鑿石爲洞上鐫司馬東崖四字先是爲積土所淤萬

熙戊子水嚙石出見洞中一詞曰楚山青澗水綠春風
淡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酌歌相續信浮沈無
拘束釣回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閒榮辱
梁谿陳卿茂字本符予未識其人曾于友人處見其詩
箋一幅玩其詞意亦今日之遺民也云宋季諸老詩如
程自修歲月百憂集江山一笑歸花鳥偏于前輩好江
山更有後人哀如冉琇士論原無的人生各有終雪泥
殘年白山呈太古青如師巖大言闊步好公卿三百餘
年涵養成既同事王室于義如弟兄不愁逢魍兩可笑

繫麒麟如汪涯掃空黃葉晚風定飛盡碧天晴鳥同如
皇甫子明社稷資高算髭鬚近暮年龍蹲虎踞江山大
馬去牛來社稷空如魚潛童子歌鳩鵲幽人拜杜鵑如
楊應登聖朝臣已老往事客何言皆從江山變易之後
以涕淚爲詩歌令千載後人歌呼不絕

松陵沈自徵字君庸謨灞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三曲極
盡豪宕激昂之致徐文長之四聲猿不能及也君庸少
年裘馬揮斥千金負縱橫捭闔之才游長安塞外竟不
得志而死妻張倩美而慧工詩詞幽居食貧常于寒

夜憶夫作蝶戀花一闕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
淚溼霜花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千遍
相思纔夜半又聽樓前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
三生緣薄吹簫伴

辛亥秋日過石墩庵庵僧出八景圖示予各有詩乃大
西山人徐益筆予把玩不忍去手又出半村袁文可君
山雪霽圖圖後書云壬寅季冬十日見吾陳子邀飲君
山時雪初霽同事者吳且浦沙若河花左室王雙江邵
繼崖諸子皆疎放出羣而起興賦詩則予醉中不自量

也因繪一圖以記一時之跡此日凭孤閣雲低雨欲來
山陰殘雪在江暮亂帆開直北關河渺征南鴻雁哀故
園風物好把酒一登臺

滁州北有關山卽古之清流關險阨爲南北要路地過
此北走中原數百里皆坦道南唐姚鳳皇甫暉守此周
師不能過宋太祖得趙普策自閒道入始克之兩淮遂
不能守萬歷時尹澹如北試過關山留題云擎天一柱
鎖神州雨老烟荒劇可愁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閉
自春秋當是時天下全盛戶留行客犬足生菴朝野嬉

恬士夫玩愒而尹君獨深憂若此厥後盜賊縱橫越關
山而攻滁州太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極力守禦城
雖不破而城外數百里居民殺戮殆遍南破和州及江
而止尹君之言驗矣

春日過薛有三齋頭出其高祖夏漪先生畫卷花凡數
十種種不一筆筆不一墨不拘形似而丰神特妙同時
鄧薇山亦善花卉頗自矜許而推重先生不容口觀其
所贈長歌可知己夏漪先生神骨清曾騎獨鶴游赤城
歸來高臥與世隔軒窗白日烟霞生呼吸五岳飽元氣

吐納總是瓊瑤英有時信手作圖畫意匠往往歸天成
楚畹之蘭湘江竹歲久無人問幽獨先生下筆自不凡
一枝兩藜閒秋菊洛水還添步月魂女冠愛著朝天服
縱橫偃仰各盡態須與滿紙驚神速封題遠寄草堂來
展卷忽令心眼開飛飛屋裏碧雲亂颯颯耳畔秋風哀
昔人已辭彭澤令我欲醉登宋玉臺銀河之槎不可致
濁心彷彿生塵埃先生定是羲皇叟古懷直造無何有
落日相尋路不迷菊下同傾一杯酒他時更擬邀羣仙
坐覽八極周雲烟公還騎鶴我騎鵠招搖再踏蓬萊顛

夏滄自題畫譜諸詩 乍雨乍晴風力微山花溪花渾

欲飛急走南鄰覓酒伴日日看花醉不歸 太湖石畔

草堂前昨夜新開粉牡丹露重曉寒扶不起一枝一倚

赤闌干 直與宮梅絕後塵雪霜裏鬪花新流傳不

用重題譜已有陳王賦洛神水仙 爲有豔陽質不爭桃

李芳最憐飄落處還襯舞衣香 分得猗蘭種春來自

作花一清真徹骨偏稱野人家 梨花三月暮春水一

帆高何處村醪熟輕舟且自操

江邑鄧欽文字徵父別號薇山先世自交趾來歸鄧其

賜姓也詩倣唐婉麗清新善小楷行書深得趙文敏筆法畫能寫意尤工花卉同邑觀察沈建南大參季連江皆重之而尤與大司馬劉公應谷相友善自宦游以至致政四十年無一日不與俱有紀游倚竹二編友人吳搗謙選得若干首壽之梓總名鄧山人詩集

尹澹如工書喜以意爲之初仕中書舍人與錢牧齋同年而最相好牧齋以詩嘲之云書家近見尹中書書不中書論更迂叔重說文皆欲改中郎石刻畫爲奴□□有盤曲如蛛網□□橫拖學鼠鬚聞說三倉無此樣多

應變體超凡夫澹如答之云詞林久矣不中書却笑中
書書說迂誰向結繩窺象帝但將新樣付官奴從君課
子添蛇足老我圖中畫虎鬚三六成伊能識否好將墨
海問狂夫澹如詩多散失牧齋歷朝詩搜訪不獲僅錄
其所臆記者七首辛亥春偶得其手書詩稿一冊字畫
清勁兼李北海虞祕書之妙其小詩風雅有致裴迪錢
起不是過也題畫云山深夏亦秋高樹碧雲流正可拋
書坐誰當載酒游遠樹浮烟淺蒼山溜影涼清言不歸
去雲氣溼衣裳崖崩吼雨瀑林木欲飛去徑轉一燈明

知是禪栖處登君山云山古積寒烟潮生欲暮天春申
墳下路千載使人憐過新嘉驛柏亭云境寂憐樹靜景
少覺情多遙憶空山裏秋風吹蔦蘿又有詩云鳥語異
之異澗聲重復重洞穿三百里寺湧最高峯石煮山瓢
水杯傳雪竇鐘問僧亦不答更覓定何從詩題云蓬萊
董道人採藥烟霞洞遇山僧以瓢代鐺以石投之飯熟
矣雪口口洞惟聞鐘聲隱隱予因賦之又有詩云萬竿
烟雨作秋聲御史風流最可人更有鷓鴣花雨韻翩翩
直與盛唐親附記云御史陳籽題畫竹云昔我弔湘靈

扁舟過洞庭萬竿烟雨外無處不秋聲又一賈人贈友
云柳暗花明雨後天鵝鳩聲裏一歸船重逢又是十年
別爲問人生幾十年二絕皆吾邑名作今失傳矣特記
于此後余閱揮麈閒談載贈友詩乃江邑古漁王授字
子子者所作送常熟李瑞卿者也雖本于顧况一別二
十年人堪幾回別而風味特佳又嘆前輩愛惜詩文不
啻已出急于表章如此

江邑南關外十方菴有畫達磨一幅不知誰人之筆衣
褶甚古雅上有宋神宗贊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寶

真無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會舉起一會怕係徐充兼山八分書

唐伯虎客大宅嘗於屏上畫宮女數百服飾炫麗姿態百出共得四扇傳爲寶物後人求墓口口口口西溪索爲潤筆資後西溪子求墓文于錢牧齋復爲牧齋索去又有穿針圖皆伯虎筆并倪雲林手卷價值千金乃伯虎償博負者俱在大宅今俱不可問矣惜哉

江邑南有華山郭璞條山記曰山里郡人呂天策則以爲九里王逢又以爲游鯉謂其形似之或云四面皆九

里名九里或又以爲九里訛爲尤里尤里訛爲由里今按山半有鯉魚岩是碎石結成儼然無二當以此爲游鯉若以山之形勢如鯉則不然矣且源山須知云山上觀音礪遠望碎石也如觀音雖其跡已泯安知不因此而附會與又山有白龍洞太公望釣臺俱在鯉魚岩之左右此所以有游鯉之名也

予邑沈鷺字飛霞工詩善飛白以布衣游京師詠虞美人草一時鬪動公卿閒其結句云却恨拔山人不見託根芳草向江南煞有唐人風韻餘惜忘之

平涼趙時春貞女節婦解云未娶曰士未嫁曰女士納采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未有夫婦也士奠雁女家受之父命之東階母命之帷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姆奉登車士御輪先歸而待諸門至則揖以入共牢而食合登而醢既成昏禮故曰夫婦始易士女之名也婚昏也陰陽交際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婦從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婦也待姆而行行不踰闔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行則非貞矣在家從父之

謂何士未迎姆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事其親于律無服而強持服不備禮而行謂之奔違親命而往則非孝是宜爲國大禁今取而與節婦同論甚非禮也時曹氏女未嫁而奔死故時春立論如此此解大有益于風教備錄之以醒世焉

晉景公時下宮之難邱明傳禍由趙氏史記則歸獄于屠岸賈且敘次公孫杵臼程嬰之事甚詳攷屠氏之在晉國止有膳夫公行二官並無六卿執兵政者岸賈何人敢於稱兵僂世卿之族晉君不敢問六卿不敢違舉

國不敢議若是邱明翼經作傳攷核必真馬遷去周已
遙傳聞未確故當以邱明爲是

宏光初立四鎮來歸當是時河南山東土地尙在史閣
部宜乘其初至鼓其銳氣分鎮二省使萬元吉往來調
護而身居徐州節制之外接吳鎮聲勢內固江淮根本
收羅河南北一帶土豪興屯養馬相機進取隱然虎豹
則□□□□□□□□乃不守門戶而守堂奧□□□□
□□□聚各鎮于內地始而兵民相爭繼而兵自相爭
再而鎮將相爭高黃爭奪揚州爭鬪不已竟不能制焉

用督師元吉曲爲和解始解甲聽命同室爭鬪何暇外
侮財賦之地幾激大變可謂無策之甚黔驢之技口口
口口公然長驅直入矣蓋史公本承平之廉吏原非撥
亂之奇才身離君側權奪奸手一死謝國不足深責矣
萬元吉將赴滁陽上疏言臣以月朔力疾見朝祇候敕
書關防八日于茲竟無實落頃聞揚州臨淮六合一帶
所在兵民相爭在兵素無紀律在民近更乖張總由地
方有司不能先機安插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爲賊死
守不容兵以民爲畔環攻弗釋長此安窮兵民兩困卒

有寇至民必至於逼降兵必至於驚竄真今日莫大之憂也臣先期叱馭往爲極力開譬雖有愛民之心斷無銷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駐札地方台先曉諭城外居民盡移城內空下房屋聽各將領派兵住宿嚴禁毀傷其蔬菜等項仍諭城內居民盡出城外有無貿易有司會同各將領戶相防護嚴禁搶掠如此設法自然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監軍楚蜀時行之甚效今日何獨不然伏乞皇上敕下撰文詞臣于臣敕書中備將此段開載俾有司將領凜承天語益加祇遵如有抗違

許臣從公參奏此風猶或可轉也予所見高兵之在瓜州也一兵分居張秀才家奸占其女女亡奔外祖家又爲外祖居兵所占其兵往與之爭曰此張家女分屬我則我物也汝何得占彼兵曰女旣來奔則我物也汝何得奪爭競不已訴之主兵者主兵者斬此女兩段棄屍通衢而二兵竟不之呵一事如此其他可知萬公此疏雖爲下策猶勝史公之無策予故錄之以嘆斯民之不幸也

元吉疆事不堪再壞疏曰臣待罪方郎荷蒙簡命監軍

江北封疆安危臣與有責今陛辭前往一得之愚不敢
不爲皇上陳之切惟勵世磨鈍首繫主術獻可替否全
藉官常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
相資臣歷任廿載屢經險難窺先帝大度英武銳意明
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
任議之途太畸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斲削元
氣固嘗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元
黃略綢繆之桑土口口郊圻束手無策先帝赫然震怒
一時宵壬遂乘閒抵隙中先帝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

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備經舉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
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口口如故寇禍彌
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
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乘
之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撻先帝之怒誅殺方興
宗社繼滅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
亦有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北
山之詩曰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此言任議不均其
甘苦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極重不可明以理事

有默救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卽不審勢之重
輕好伸其言亦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已日爭闕外
之從違遙制使闕外從之或可容身而餘事必阻若其
違之不待濟事而此身已危卽如前歲督師孫傳廷擁
兵關中識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糧絕兵敗關中不
守形勢遂失然已有逗遛議之者矣賊旣渡河臣與閣
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相輔迎擊
可口口口則都城始固旣蒙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
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幸勸出儲監

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所口然已有邪妄議之者
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悞國設事幸不敗必復
功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大率類如是
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非朴誠通達誰敢違衆獨行
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筆鋒必欲強人從我其
末流之弊督撫更置專事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禦
寇實著概乎未講夫安得不敗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
者此也痛悼先帝之慘追原禍始故敢直究前事之失
以爲後事之鑒仰祈皇上博覽載籍延訪臣工詩稱不

競不練書稱柔克剛克大概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崇
簡易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
實之謂嚴而鉤距索瘢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故
念當事之艱難則倚信宜專洞道舍之紛呶則批荅宜
審羣力拘諸原野勿使灰心于風影之談軍機變在須
臾勿使頤指于雲臺之議惟盈庭無復聚訟權去而賄
自清庶建闔不事彌縫餉實而兵可銳仍求于任事之
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閒再踵藏垢邊才久借
然灰其自建牙以逮贊幕必才守並茂始充斯選夫人

不自負必不負國果勇如曹子何妨三敗奏功識比老
种自能再刼取勝誠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原係
痛改前轍急救封疆事理伏祈留神省覽元吉久在行
閒熟諳兵事故南渡後所上諸疏俱鑿鑿可行此則初
入朝第一疏也惜乎奏九成于龔者之側耀五采于瞽
者之前予錄此疏以見當時非無人也有人而不能
用千百年後同一發慨耳

安廬撫臣張亮奏復讎義不容緩歷陳可乘之機四且
言臣西鄙人也兩任邊道口口口口雖無弭矢之長頗

知兵家之事自聞國難以來一腔忠憤指髮難已皇上
假臣以征伐之權使臣得召募義勇歃血復讎繫闕賊
之頭而獻之闕下復全盛之金甌口口口之痛憾臣卽
有餘策乞早簡一官代臣巡撫安廬俾臣得一意辦賊
視賊所向必滅此而朝食非徒託之空言也觀亮此奏
何異祖逖晉元南渡無志中原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
上無道而下怨畔也今戎狄毒流遺黎咸奮大王誠能
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
赴庶幾國恥可雪元帝以逖爲豫州刺史練兵積穀河

南歸附謁趙屏息使亮如遯躬提一旅進據雍邱撫御
劉宏道許定國輩縱不能口口西北而士雅之勲名未
必不與之匹敵也况撫臣名位高子軍諮祭酒手握重
兵不煩召募烏合而劉許非樊雅張平闖賊非石勒劉
曜真事半而功倍者也惜乎此號呼而彼充耳虛其壯
志灰其豪氣也當其時神京既失中原板蕩而兩淮安
帖如故者西有亮而東有路振飛王變也諸公才氣皆
足以辦賊而庸奴當璧好相當軸腐儒當闔天寶爲之
謂之何哉

乙酉夏大兵渡江江邑周新所晨起巾服不告妻子私
往定山紅塔灣投虎跑僧出之井亦不知何許人也忽
于井旁得其遺扇知其號訪而知爲東門外周家場人
少習舉業訓蒙村中年四十矣予知之十年後往叩菴
信菴僧因引予登其冢揖之

天啓時南直有童謠曰張打鐵李打鐵打把剪刀送姐
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還要家去學打鐵皆連臂而歌
手作打鐵勢

又有謠云朱衣星七個星東邊上西邊下誰人念得七

遍過得官做

殷隲夏頴陽詩話有云初至頴上見梅生變友便面詩云夕陽西下魯王宮翦翦追人麥子風一望白難分馬練千年青不了龜蒙夢中丹漆隨尼父座上尊曩憶孔融俄見隔林口色好不知是月是流虹題曰兗州道上作款曰漉庵寄興豪邁書法奇縱以問梅生生曰此固不知何許人僧名而儒行者負書擔囊往來濠泗間所至以名香古硯自隨詩文觸處而成不暇思索積稿滿三尺許細紮堅密不輕以示人嘗竊發視其序爲庚辰

巨公筆有三十年前文龍文虎固已紙貴長安之語則
濯庵殆前代遺賢而隱者與

武進吳鍾巒老名士也以貢授河南教官年六十矣入
河南鄉試中舉人聯中進士授長興知縣好酒不知民
事終日昏飲每斷大獄幕中再四叮嚀及出堂曹然耳
民有木知縣之謠後陞廣西桂林府推官轉爲隆武禮
部主事遂相隆武受命督舟山海師大兵逼舟山自縊
而死鍾巒在舟山其子勸其乘閒歸家曰吾家何在口
口口口此卽吾家也吾當死于此蓋其志已決矣非

漫然爲之者

閩僧石浪參學于吳得法于廢隱和尙因歸閩開堂說法隆武卽位謀相于衆僉曰無相宦官輩舉石浪且曰非和尙不能主其事遂登請來朝拜爲宰相後行視城郭爲大銃擊死肢體皆散石浪一名石雨俗稱林師大後爲相稱林太師

浙僧石田隱居紹興秦望山下茅屋三間師徒四衆荒寂不堪魯藩開府紹興舉爲將有兵三千左右魯藩走下海大兵將至石田曰事急矣請南行引兵來迎遂往

說鄭帥迎魯藩去大兵追之不及

洪武時錫邑王孟端芾以善書徵爲中書舍人兼善繪事尤以竹名後百年而有王仲山問仲山起家進士官至僉憲卽致仕歸隱湖中之寶蓋山三十年不出亦善書精于繪事二公邑同姓同善書畫同其詩蕭閒淡雅陶韋之流格調又同欲合二公詩聯爲一編未逮也

孔有德之圍萊城也按臣徐從治竭力拒守贊畫主事張國臣捧廷臣撫議以出且爲口求撫于從治時有德以撫愚孫元化已破登城矣攻萊四月不下并欲以此

法破萊從治乃抗疏上聞云國臣以撫爲口解嘲而口
借撫爲緩兵急攻計國臣使每至則口攻轉急國臣曰
我不當縋城出擊以怒口也果爾則必使口任意攻打
我拱手以萊授口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
國臣之撫乎當孔口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
千甚易追擊元化遺書云口已就撫兵不可以往東一
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明知張燾兵
已順孔口又使燾領兵出戰又聽三百餘口誑言而開
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

圍口視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止兵不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僞報盈廷集議必以一紙賢子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之故矣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諛至尊淆亂國是送封疆而戕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

張鶴澗題秋林小景詩云誰家亭子面秋山喬木千尋水一灣爲問主人何處去東鄰看竹未曾還

歲在戊子身世之厭因裏糧入定山紅塔灣借榻老僧

龔下將欲買田數畝授山僧爲終焉計而母老無兄弟
代養明年復館于葛氏去山五里而近峯色到門嶺雲
接樹每舉頭見山輒生愧赧常口占句云慚愧沈埋鄭
子真出山一步卽風塵樂天終負廬山約白石清泉也
笑人

黃將軍得功宏光初與高傑劉良佐分駐淮上捍金陵
左兵東下移將軍師太平扼之左兵敗走而大兵已入
金陵矣宏光倉卒走依將軍而豫王以重兵晨壓將軍
營使良佐來說詞甚曲將軍怒責以大義出不意旁口

大香閣隨筆卷二
三
箭射將軍中喉因慷慨語其下曰將與諸君死敵二問
無一應者遂拔劍死

大香閣隨筆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右天香閣隨筆二卷集一卷附焉明李介撰按介字介
立江陰人事蹟僅見卷首附錄自撰崑崙山樵傳俟考
原鈔本玉生廣文偶得於羊城書肆卷首有同邑徐恪
題識亦不知何許人謂從陳孝子丹忱借閱其兵鑿一
書卷帙浩繁難以摘錄然亦宇宙閒不可少之書也隨
筆八卷雜記鼎革閒瑣事及遺聞佚詩子稍刪其仙釋
迂誕之說錄存若干頁亦可以見先生大概矣云云無
卷數茲釐爲二卷刻焉內如備載萬元吉籌軍錄序全
文暨將赴滁陽上疏疆事不堪再壞疏等均足補史乘

之缺其他野史亦未及詳載又如紀吳三桂伎陳元事
與鈕玉樵觚賸及各說部互異亦足以備參考又如
詆洪文襄不遺餘力亦無怪其然至如史閣部將略或
非所長而身騎箕尾氣壯山河論古者作恕詞焉可耳
咸豐壬子小雪後三日南海伍崇曜謹跋